



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政治部编

战斗在上甘岭

(修订本)

战斗在上甘岭

(修訂本)

前中国人民志愿軍某部政治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2年·武汉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报告文集。作者用庄严的笔触，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名震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所涌现的无数可歌可泣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如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伟大战士邱少云等的举世罕见的英雄行为，在作品第一部分里得到激动人心的描绘。

坑道战是这次战役中，我军以少胜多，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赢得最后胜利的主要战术。我志愿军，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敌人斗勇、斗智。作品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描写志愿军如何适应多变化的敌人所采取的战术行动，击退敌人的频繁进攻，取得胜利的。作品里不仅表现了志愿军的群胆群威，而且有孤胆孤威。在坚守坑道战时另一个重大困难，就是缺水。没有水，战士们生命就要被夺去。在“支部书记”、“水”、“一个苹果”等作品中，尤为感人的表现了战士之间平凡行动中伟大的阶级友爱。

作品的第三、四部分是描写兄弟部队和中朝人民对这一战役的英勇支援，也写得真切感人。

从作品里，具体反映了美帝国主义这个纸老虎，是完全可以被击败的。

由于作者都是亲身参加过这一战役的英雄人物，因此，作品具有浓烈的生活实感和战斗气息。

战斗在上甘岭（修订本）

前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政治部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frac{1}{32}$ · 3 $\frac{3}{8}$ 印张 · 187,000字 印数119,401—169,400

1959年5月第1版 1962年10月第2版

1962年10月第4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06·304

定价：（7）0.70元

目 录

守卫上甘岭	秦基偉 (1)
战斗的第一天	高永祥 (10)
特級英雄黄繼光	佚 名 (15)
孙占元和易才学	石 峰 (24)
偉大的战士邱少云	郑大藩 (29)
一个电话副班长的故事	李天恩 (32)
八号陣地上的三个新兵	王仕佑 (36)
盘腸血战	楼 芹 (40)
苗族人民的光荣	楼 芹 (44)
踩在地雷上	何思勤 (49)
意志战胜了敌人	崔含弼 (51)
爆破组长邱宪章	佚 名 (55)
三十六顆冒煙的手榴彈	邵福旺 李亚鐸 (61)
当我们想起胜利的时候	楚云江 (64)
坚守坑道的第一天	刘云魁 (66)
支部書記	張兴春 刘云魁 (69)
七昼夜	卢化仪 (75)
在第九天的黑夜里	方永平 (78)
十三个单位組織起来的排	王在邦 (81)
第十一天	楊金鈞 (86)

搶水.....	胡照春(91)
取水的路上.....	許曉照(95)
五壺涼水的“收条”.....	田伯鈞(98)
水.....	趙毛臣(100)
一个苹果.....	張計法(103)
回忆我团的反击.....	周連杞(106)
新战士馬新年.....	佚 名(110)
孤胆英雄林炳远.....	佚 名(113)
反击战的一角.....	朱信阳(116)
敌变我变.....	蔡兴海(118)
十号阵地危急的时候.....	胡修道(130)
两个战友.....	刘怀珍(134)
英勇的战士.....	佚 名(145)
馬班长和无名英雄們.....	林炳远(149)
我們的参谋长.....	佚 名(152)
报話員.....	范树桥(156)
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楊路长(163)
黄昏前的搏斗.....	李英忠(171)
最后的几天.....	李天和(174)
为了前綫，为了胜利.....	李天覺(178)
紧随着炮火前进.....	王彥林(180)
三分二十秒的急速射.....	唐章洪(182)
从我身上过吧.....	李育才(185)
“万能”机枪兵.....	王礼元(187)
不准它在我們的上空自由.....	牛喜生(189)

守卫上甘岭

秦基伟

上甘岭战役的前夕，正是美国侵略者在板门店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的时候。同时，也是在纽约即将召开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不难估计，美军是想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一次“攻势”，来挽回他的败局，给他的仆从国加油、打气，扩大侵略战争。但是，横贯朝鲜二百多公里的战线上，敌人会从哪一点上发动进攻呢？

志愿军首长正确的判断，已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了。

敌人在东线连遭惨败；而西线我们的守备又固如铜墙铁壁，敌人是不会到那里去碰壁的。我们断定他们会从中线来突破以拉平这条战线。中线长达六十余公里，地势平坦，对敌人来说，是最利于机械化部队运动的。但是，敌人也知道，凡是对他们有利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守卫最坚强的堡垒。敌人从血的教训中得出了这个结论，便要寻找我不备的地方进攻。为了掩盖他的企图，他们在烟幕遮掩下进行着长期的准备工作。范佛里特亲自在金化东北视察了三次阵地，还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在逼近上甘岭前沿地区进行了联合兵种作战演习，把物资、弹药大量的运到前线上来。侦察机反复低飞，侦察我军的地形……。为着蒙蔽我们，利用夜间增兵，白天用汽车装载少数兵员后运，在坦克上插着红旗沿金化、铁原公路西开。美国的将军们想采取这种“声东击西”的欺骗伎俩，以保持主攻方向的突然性。但是，早被我们识破了。

“上甘岭这一仗必须打好啊！”志愿军首长和兵团首长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

这种深切的关怀和鼓舞，使我们不得不更加警惕。如果敌人一旦夺取了上甘岭地区的两个突出阵地——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我们在五圣山便直接受到威胁。五圣山若失，敌人居高临下，平康地区就垂手可得。整个战线就会起重大的变化。这将给祖国人民造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当时祖国人民第二届赴朝鲜慰问团正在前线，我们只能让他们把胜利的消息带给祖国人民和毛主席。想到这里，我又重复的检查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刚要出膛的炮弹，刚要出手的手雷，刚要拨火的机枪，必须最后检查一次。我和指挥员们又对了一次表，尽量作到上下呼吸一致。

我整夜坐在坑道里，拿着电话耳机，谛听着各方面的报告。十四日早上四点三十分。忽然，大地抽缩了一下，沙石嘩嘩下落，烛光跳动了几下熄灭了。首长的判断是多么正确啊！我们刚刚准备就绪，敌人就开始进攻了……

敌人向我上甘岭地区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两个不到四平方公里的狭小阵地上一天发射了三十万发炮弹，飞机投掷了五百枚重型炸弹。阵地上天昏地暗，火焰终日不熄，空气为之灼热，岩石变成了黑色的粉末，山尖被炮火削平了。敌人集中了七个营的兵力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分数路凶猛的向我阵地扑来，一连冲锋数十次。但是我深信守卫在这两个山头上的两连战士，不会被敌人的猛烈的炮火吓倒，他们将会以仇恨的怒火，把敌人毁灭在英雄的阵地上。

崔建功师长打来了电话，使人非常兴奋。他说：“我们的战士在阵地上英勇的阻击与反复的争夺，杀伤了一千多敌人，现在进入了坑道。”他非常镇静的说：“按照整个作战计划，趁敌人立脚未

稳，正积极组织力量进行反击，从表面阵地上把敌人扫掉。”

“应该这样，先给他一个脸色看。”

炮火准确的、勇猛的向敌人头上倾泻，战士从坑道里爬出来，敌人成片的倒在英雄的阵地上。

祖国人民慰问团的代表们站在五圣山顶上，拿着望远镜，一个轮一个的望着他们的英雄子弟怎样巧妙的消灭敌人。当火红的阵地上冲起万丈烟柱时，他们惊叫起来，为自己子弟的安危担心万状。但是，不多一会，我们的战士又从浓烟中冒出来了，他们便又欢笑入神的望着。我们的战士的影子又消逝了，接着又是一阵天崩地裂的炮声，山头又红了，烈火在阵地上燃烧，敌人一群又一群的倒下来，代表们鼓掌欢呼，自豪的夸奖着子弟兵的机智勇敢。

争夺战持续着。有时敌人占了表面阵地，我们转入坑道；有时，白天敌人占我表面阵地，黑夜我们又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紧张的战斗，情况急剧的变化着。战场上敌人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动，都成为每个指挥员精心细琢的材料。连日反击，敌人是不是会在我们炮火一开始急袭就把阵地空出来，囤兵于山岩洼部，待我炮火向前延伸，他就立即冲出来，阻击我反击的步兵呢？这种分析，为后来的事实所肯定了。

十九日的黄昏，我们的炮火按过去的样式，急袭五分钟，很快延伸射击。果然敌人冲出洼部，跑过棱线占领阵地，起来迎击我反击部队。这时候，我们集中火炮，同时向敌阵地齐放了半小时。然后步兵冲上阵地，在许多阵地上敌人一个也没有了，他们的尸体和沙石弹片搅杂在一起。

我们知道敌人不是凶恶的猛虎，而是非常狡猾的狼。他很快会想出办法来逃避他们死亡的命运。我们又事先把反击部队运动

到前沿潜伏着。炮火一延伸，战士们随着浓烟冲上阵地。敌人躲在防炮洞里，想躲到我火炮袭击之后，再出来迎击我反击上去的部队。可是他们还来不及抬起头，我们战士的手雷已经打在他们头上了。他们惊惶万状的有的低下头来，高高举起双手，跳出工事大声喊叫：“OK！OK！”把枪交给我们的战士，有的把头栽进土里去，我们的战士只好提着脖子把他们拔出来。

在这狭小的阵地上，范佛里特指挥的美军步兵第七师、李承晚伪军第二师、第九师、阿比西尼亚营、哥伦比亚营、美空降一八七团，及配属伪二师的三七团两个营，日夜被消耗着。

战斗的时间愈延长，愈使敌人感到恐慌。所以挣扎的手段也愈毒辣。敌人想尽一切办法，妄图消灭我们坑道里的战士，挽救它已经注定死亡的命运。他们用火焰喷射器、化学炮、炸药包、硫磺弹，整天向我坑道轰击，把坑道打短、堵塞，以铁丝网沿坑道口架设围墙，防止我们战士出来袭击，企图困毙我们的战士。但是，一到夜晚，我们坑道里的战士，仍然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轮流着爬上表面阵地，用手雷、爆破筒杀伤敌人。

坑道被打短了。容量小，人挤得不能行动。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天里，坑道内却如夏天一样暑热。硝烟、硫磺、汗腻的恶浊空气使人窒息。战士们忍受着。他们懂得守住了上甘岭，就是保卫了北朝鲜人民的安全，保卫了和平。他们一面打击敌人，一面研究着新的战法。他们决心打到底，打到胜利。伟大的战士邱少云，为着保全整体，为着整个战斗的胜利，他忍受痛苦直到烧死而不动的坚韧顽强的英雄气概，鼓舞着坑道里的战士们坚持着、战斗着。在坑道里虽然没吃的、没水喝，干的小便出血，但战士们仍坚决顽强的依托坑道，战斗了十四昼夜。伤员向指挥员写信说：“坑道就是我们的家，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到胜利！请首长好

好准备大反击吧。在反击的时候，我们出来配合，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战士们这种蔑视敌人，坚韧不屈的毅力，深深的感动着每一个指挥员。他们竭尽全力努力，加速完成大反击的准备。同时，亲切的关怀着战士们在坑道里的艰苦生活；尽一切力量把祖国人民慰问团带来的慰问品；高级指挥员的决心；食物和水送进坑道里去。连朝鲜人民送的苹果，指挥员们也舍不得吃，给了坚守坑道的战士。

坑道里传遍了“一个苹果的故事”：

运输员刘明生冒着炮火，向坑道运送弹药时，在途中拾了一个苹果。进入坑道他先给了连长，连长接过来给了步行机员。他想：“他一天到晚联络喊话，嗓子哑了，干的嘴唇出血，应该给他吃。”可是，步行机员想到最艰苦的是战士，于是把苹果给了战士；战士想到最光荣的是伤员，又把苹果给了伤员；伤员想到打胜仗全凭连长指挥。苹果又回到了连长手里。推来推去谁也没吃。最后连长咬了一小口，才一人一口传下去，八个战士轮了两次才吃完了这个苹果。

这不是生活的细节，这是伟大的阶级友情。这种友情，成为互相鼓舞，战胜敌人的力量。许多战士在平凡的行动中都充满了这种深厚的友情。当敌人疯狂的进攻友邻阵地，敌众我少的时候，战士张二夫，看见战友面临着最大的危险，他挺身跳出堑壕，冒着敌人的炮火，穿过火网，截住敌人，勇猛的扔了一阵手雷，打退敌人的一个连的进攻，支援战友，共同守住了阵地。

坑道里的战士坚守着、战斗着，他们渴望的大反击到来了。敌人用优势的炮火和美国人、南朝鲜人、阿比西尼亚人、哥伦比亚人的血换得的表面阵地，现在我们要用步、炮协同动作，和战

战士们无坚不摧、战胜一切的勇敢和巧妙的战术，把它夺回来了。

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敌人用钢板构筑起来的坚固堡垒。炮兵完成了急袭任务，很快向前延伸。躲在工事底层的敌人，疯狂阻击着我正面反击部队。后面的敌人不断蜂涌上来，填补已被我炮火毁灭了的士兵空子。这时，坚守在坑道里的战士，从敌人的背后跳出来。复仇的怒火在敌人的头上开了花，敌尸随着钢铁的碎片飞舞。“同志们，我们胜利啦！”坚守坑道的战士高声喊叫着，迎接正面反击的战友，一齐把敌人毁灭在阵地上。

英雄的志愿军！象一个无敌的巨人，雄赳赳的站在这个英雄阵地上。

在阵地上，战士们高声的欢呼，尽情的歌唱。他们兴奋的谈论着：敌人在这四十三天的日子里，出动了三千多架次的飞机，投掷了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一万多枚，三百多门一〇五口径以上的大炮，发射了一百九十多万发炮弹。这样多的钢铁连日倾泻在这不到四平方公里的两个狭小山头上，使山头被削低了两公尺，山上的岩石被炸成一尺多厚的黑色粉末，许多坚石坑道被打短了三、四公尺，但是英雄的阵地上，仍然雄伟的站立着我们的英雄。

敌人投入了六万多兵力。在飞机、大炮和一百二十辆坦克掩护下，连日不断的向我们冲击了九百多次。为着攻击一个小小的山头，敌人常常使用三、五个营的兵力进行集团冲锋，一天达三十多次。他们抛洒了两万五千名士兵的血肉，并没有得到他们所梦想得到的东西。他们只好悲哀的宣布：“到现在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上甘岭）的攻势是失败了。”指挥这次“猛烈攻势”的美国将军范佛里特最后也丢盔曳甲的滚出了朝鲜。

在战士们欢呼胜利的时候，使我回忆起志愿军首长和兵团首长对我们这支年轻部队的关怀与教养。当我们将敌人破坏和平的

阴谋，还缺乏足够警惕的时候，指教我们：“积极防御”，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的突然进攻；当我们急于求胜的时候，又及时提醒我们：“好好的准备，打有把握的仗”；当朝鲜战争还在紧张的时候，给了我们以长期整训的时间，来提高我们杀敌的本领；当我们需要锻炼的时候，又给我们坚守上甘岭的光荣任务；当我们遇到了困难，各级首长就及时给以克服的办法。每一份电报，每一个声音，都激动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清醒的头脑掌握情况，研究敌人，兢兢业业的部署战斗，勇敢的去战胜敌人。

在上甘岭战役开始的时候，东线、西线友邻部队主动向敌人出击的胜利，曾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援助。当我们苦战搏斗的时候，兄弟部队又及时支援了我们。他们的无比英勇、顽强与机智灵活的战术，成为我们战胜敌人学习的榜样。炮兵部队以猛烈的炮火，准确的杀伤敌人，给步兵反击敌人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英雄的朝鲜人民给我们的伟大支援，深刻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他们为着祖国的解放和独立自由，为了和平，为了胜利，无微不至的爱护我们的伤员。在寒冷的雪天里，帮伤员洗血衣，看护伤员。朝鲜妇女朴炳玉、吴英子，献出自己的鲜血来给流血过多的伤员注射。劳动党党员朴在根，在敌机轰炸时，他放下担架，紧紧的伏在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炸弹片，牺牲自己，保护了我们的伤员。担架员金万培牺牲了，他五十多岁的父亲说：“我的儿子死得光荣，他死了，我来替他抬。”英雄的朝鲜人民就是这样支援我们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我们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真正做到了战士的先锋。在这次战役中很难分辨出个别英雄。

我们为“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青年团员——黄继光（战后追认为共产党员）自豪。他以极为崇高的革命军人的责任感，去完成

祖国给予他的光荣任务。在冲锋时，他见敌人的火力点封锁住我们前进的道路，他冲上去用手雷击毁敌人的火力点，身上被子弹打了七个洞，手中没有武器了，最后又向敌人的残余火力扑去，用胸膛堵住正在喷射火焰的机枪眼，掩护同志们冲上去，最后消灭了敌人。他用宝贵的生命在上甘岭上筑起了不可撼动的阵地。

共产党员、突击排长——孙占元在反击敌人时，指挥全排争夺阵地，两腿被打断了，仍坚持指挥夺取阵地。在侧后敌人反扑过来时，他一人打两挺机枪，掩护部队继续向前冲杀。子弹打完了，敌人又冲上来了，他拉响了最后一颗手雷与敌同归于尽。他掩护战士易才学完成了爆破敌人火力点的任务，保证了反击部队的侧后安全。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无畏精神，在阵地上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蔑视敌人，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表现在志愿军战士的英勇行动上。兄弟部队战士朱有光、王万成在敌人两个连从侧面爬上来时，他俩毫无惧色的抱起爆破筒迎上去。敌人已爬上山顶，刚把信号旗插在阵地上。他俩一齐冲上去：“同志们，立功的机会到了！”就象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冲上了山顶，扑入敌群。敌人纷纷倒地，血肉横飞。他们豁出了自己的生命，打退了敌人两个连。

我们永远纪念着电话员牛保才和他那举世罕见的无畏气质。他在敌人的炮火下三次完成了架线任务。最后一次接线时，炮弹齐腹打断了他的下身，但是他还紧紧捏着线头，使电流通过他的肉体，把指挥所的命令传到前方。他英雄的形象随着胜利的消息在全世界传播。

任何一个兵种，任何一个战士，只要指挥员把任务交给他，他们就会作出惊人的成绩来。运输员张全合，每晚运送弹药往返前沿四次，两腿走肿了，手又负了伤。在猛烈的炮火中，他爬着，

背着弹药箱，坚持把弹药送到前沿部队。卫生员陈振安，把数十名伤员从炮火中抢救出来，安放在坑道中的临时“医院”里，先后治疗百余名伤员，坚持斗争达十昼夜。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的炮兵发挥了巨大的威力。高射炮部队击伤和打落了敌人三百多架飞机，使敌人最后几天中连炮兵校正机也在我阵地上空绝迹了。敌人不得不承认：“共军的炮兵愈来愈猛烈。”我们的炮兵战士在战斗中勇猛、顽强，以准确、及时的射击杀伤了大量敌人，支援步兵。为了不放松消灭敌人的机会，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寒天里，光着膀子射击，有的曾因长久连续发射中了瓦斯毒而光荣牺牲。步兵战士说：“我们的炮弹象手榴弹一样，想叫它打到那里就打到那里。”但是，我们的炮兵却是非常谦逊的。他们说：十月三十日反击时，一阵炮打在敌群中，过了两个钟头敌人才发觉他的两个营被打光了。没有步兵同志事先指示目标，决不会有这样大的成绩。

上甘岭上的英雄们围在收音机旁，听到了北京的声音，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声音。他们兴奋激昂，狂欢疾呼。但是，他们也更加警惕，美国侵略者如果敢于冒险发动新的战争，他们将给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

战斗的第一天

高永群

自上级根据观察所的报告和敌俘口供判定敌人的“秋季攻势”势在必来之后，我们的思想就象张开的弓弦一样紧张起来。但敌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动进攻，却不好预断。拉开架势等待敌人的被动滋味是不好受的。所以，怎样从这个被动的漩涡里挣扎出来，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十三日晚上，我受命带四个班到阵前去侦察。刚走出坑道口，就感到今晚敌人探照灯格外明亮，这使我加强了警惕。战士们披着土色的大衣出发了，我还站在那里细细地揣摩。直到最后一个战士消失在山脚下的黑暗中，我才和通讯员走过去。

敌人阵地上人声嘈杂，汽车马达轰响了一夜（原来敌探照灯是给汽车照路的，因为汽车开灯会在我们炮火前暴露目标）。密集的炮火整夜封锁着我们通往前沿的道路。飞机疯狂地轮番轰炸我前沿阵地。这种显明的征候，使我闻到了强烈的火药味，战斗要开始了！

为要了解阵地被摧毁的情况，黎明前我们就撤出了警戒地区。刚回到山腰，五三七点七高地上的机枪响了，我火急跑上连的最前沿十一号阵地，命令二排长把七班留给我，他带着其他班迅速地回到主阵地。

走进坑道，从电话上向营长报告了情况，并且立刻得到指示。

我正向驻守这个阵地的一排长杨振江交代任务，敌炮就向这个山头猛烈轰击了，油灯从箱子上被震得跳起来，翻了一个跟头掉在地上熄灭了。挂在壁上用木箱做的碗柜，“碰”的一声落在地上，小磁碗叮叮当当到处乱滚。一阵疾风，把我们几个人的帽子掀飞了。坑道里顿时变得黑洞洞，乌烟瘴气。这时，观察员陈家富跑进来，却半天没听他说话，我着急地说：“你被炮弹吓昏啦！什么情况？快说！”

陈家富向我跨了一步放大嗓门说：“我报告完了，连长同志。”这时我才知道：由于炮声扰乱，他刚才的报告我竟没听见。他又重述一遍：“发现敌人一个排向我进攻，另一路向七号阵地运动！”

听了观察员的报告，坑道里所有的同志都呼呼地站起来。二班长和七班长同时向我要求任务：“我们班去！”

“我们先打！”七班长又抢着说。

“不行，这本是我们班的阵地，应该由我们先打！”二班长更有理地要求。

“报告，敌人炮火延伸，步兵已接近到五十公尺。”正当他们争相要求任务时，观察员又回来了。

立刻命令二班进入阵地、七班准备后，我想把情况往营里报告，但一摇电话机，机柄特别轻，电线断了！这时派人回去，已不可能，在骤雨一样的炮弹网里是穿不过去的。我必须作单独作战的计划：不管敌人这次攻势多么疯狂，却要让他在还没有摸上我们连的主阵地之前，先在这个小小前哨班的阵地上尝尝我们铁拳的滋味。

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后，为了查明情况，我走出坑道。这时，已六点钟了，透过浓厚的烟雾，只能看见太阳的暗黄色的轮廓。

阵地被打得糟糟的。刚才还是一人多深的交通沟，现在连膝

盖都遮不住了。所有的掘开式工事，都被摧平。战士们都爬在弹坑里，卫生员忙着包扎伤员，司号员在帮助他。此刻，山前象赶庙会一样，到处是敌人的钢盔在晃荡，看样子足有三个营，敌人用这样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两个班的阵地，真是不惜“血本”了。我命令已准备反击的七班即刻返回坑道，以保存力量准备长期和敌人战斗下去。

接着，我发出信号要求炮火砸这些混蛋们。但许久没得到炮火支援。后来，我才醒悟过来：浓烟尘雾笼罩了整个阵地，后边是根本看不到信号的。

我刚回到坑道里，背伤员进来的卫生员报告：“敌人又进攻了。”

从此，敌人就开始轮番不断的持续进攻，企图消耗我有生力量与弹药。我看透了敌人这种无赖的手段，便命令一排长严格控制弹药的消耗量。但他说：“弹药再无法节省了，好多个敌人才能摊上一颗手榴弹。”

七点左右，七班已陆续地被补充到阵地上去，连轻伤员也包扎一下伤口又去作战。现在，一排长又来报告：打退敌人二十一次冲锋，我牺牲十五名。

“有负伤的吗？”我问。

卫生员在旁边抱屈似地说：“每个同志都挂花了，却不让我背，也不让我包扎。”

在紧张的情况下，责任感使战士们忘记了自己，只有严厉的命令，才能使他们把伤口包扎起来。

敌人更猛烈的进攻展开了，真象羊群一样，机枪手连腰都不弯，边走边打着冲上来。子弹“嗤嗤嗤”叫着钻进松土里，手榴弹在地上爆炸，掀起一阵阵的烟尘，却听不到响声。敌人的傲慢激